



这些年回四川，见过张书林三次，还是两次，竟然恍惚。这位张姑娘，有点来路不明。说是湖北人，好像北京有房，而又久住成都，不妨说是一位地道“蓉漂”。

她开着一家服饰公司，售卖两种自有品牌。成都、北京、丽江的分店，悉数营造出旺铺模样。自产自销的货品，多为丝质、麻质、棉质布料与绣片嫁接。绣片一律新奇，却又老旧，明清以来的不少，少数民族的居多，印证一个常识：无处批发，便为稀罕。张书林指导设计师绘图（亦有客户自出创意），工人再依样加工。从头到脚的行头，帽、衣、包、鞋，暗藏无处不在的破坏性，或者，包罗如影随形的建设性。比方，同一条裙子，上半截柔媚，下半截嚣张；同一



成守边疆 (剪纸) 李守白作

今年的春天让我的情绪有点复杂，身体还存着些刚过完年的懒散，可脑子却像早高峰的地铁，又挤又不敢停下来。曾经流行一种感慨：身体太快了，灵魂没跟上。似乎大家都烦这个，但有时反过来想想，总比灵魂太快了，身体没跟上的要好些。有时，事情就得正着想完，再反着想。

今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里出现最多的词是“发展”，有137次。第二是“稳”，有64次。接着就是“改革”和“创新”等等。在经历了极不平凡的2020年之后，我们如何既要发展又要稳地迎接2021年，实在是个很辩证的问题。身在公交企业，每次一听到“发展”、“创新”，我就开始思考AI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汽车，然后就会出现一种身体和灵魂都跟不上的无力感。直到有一次跟我妈出门。我开车，她晕车，然后她对我说：换我开会。

需要说明的是，不止我妈，其实很多晕车的人开车是不晕的。这个发现让我高兴了足有三天，起先我觉得无人驾驶也许会推升晕车药的销量，这是个商机。然后我的脑子里又延伸出很多这样的商机。当然，最后我把这些乱糟糟的想法统一升华为：无论科技如何发展，很稳的一点是：围绕人的需求。“人”从来都是目的，这在中国的抗击疫情中表现得特别彻底，所以，要同时

件上衣，左半边素净，右半边张狂。这一来，就连青枝绿叶的顾客，亦会有不同“站队”，有的人不喜，有的人爱极。

张书林收绣、制衣、开店，三教九流，经多见广，遂心血来潮，将种种

送你一张新名片

任笑康

心得诉诸笔墨。又幸获成都时代出版社赏识，催生出散文集《寻绣记》。此书从皮到瓤，均让人陌生，一时众口相传，成为书界珍品。问世刚半年，恰逢评选，摘得雅称一枚：2018年度“中国最美的书”。

鹤立鸡群的张书林，独具匠心地裁剪服装，惊世骇俗地引领审美，显然是位有“革命”气质的裁缝。故而，我虽外行，却愿助兴，曾在封底写过几句拜年话。听到该书“中彩”，自是与有荣焉。

服饰与文章，本来各有路数，却能一把信手拈来，似乎让张书林春风得意，忘记了收敛。或者，其骨子里就拒绝含蓄。又七弄八弄，一年过后，又完稿一部《白日梦》，十八万五千字的小长篇。仍是成都时代出版社，青睐并出版了它。

现今大行其道的硬壳书，不用以装裱。而一片蔚蓝色包裹的《白日梦》，封面、封底酷似皮质，加上内文用了柔韧的轻型纸，可见出版社预先就有构思，要将这本适于把玩的书，轻巧地送进读者手里。

《白日梦》无疑已抵达局部成功。不久前，听说成都锦里西路一家茶庄，聚集起一伙看客，为这部新著谱写颂歌。受气息感染，我翻开这本手感舒服的小说。跳荡的描述中，似见作者左顾右盼，一边编织故事，一边打理生意。生意兴隆与否，不晓得，但能看出她不是酷爱冲刺的写手，小说缺乏一气呵成的气象。但作者终究写过《寻绣记》，文字圆润，如同她拥有的值钱衣料。读者可以借势攀援，爬上作品的山脊，见识字里行间的诧异。

也可能，张书林恰恰讨厌一气呵成。

个体也好，群体也好，生活既是延续的，也是割裂的。即或延续，并非环环相扣；即或割裂，往往藕断丝连。张书林的行文，让你瞧不出章法，似乎就习惯天地颠倒的思维，就喜欢人怀鬼胎的灵魂。书里人物多为弃儿，被隆隆前行的岁月列车所抛弃。他们与“现实”的关系，唯见沿着两行铁轨的踟蹰。都在顽强活着，又或许突然消失；都在忘情爱着，却可能瞬间解体。一切朝不保夕，直接导致无序。谈情说爱，便

成为磨擦时日的消遣，成为青春漫游的调料，成为人生闯荡的副食。随之展开的情节，便屡屡让人见惯不惊，要么是玩世不恭的苟合，要么是你情我愿的突袭，要么是约定俗成的绝情。

很明显，《白日梦》里的悲情男女，个个乃底层角色。他们在几乎类同的境遇里，交错地伴随着生之凡俗与了无生趣，从中间既可窥见个体的挣扎，亦能体察社会的斑驳。节奏是乱的，旋律是灰的，但是，能读出锐利的现实主义，能感受讶异的浪漫主义。种种匪夷所思、荒诞

儿，可如果这些词背后根本的逻辑是人的需求，那么作为一个每天服务两百万人次和本身解决几万个工作岗位的行业，难道不应该是一道必答题么？认真地梳理一下，其实大部分的创新在开始之初未必比现有的东西好。比如外卖，它怎么可能比你坐在餐厅里用餐更精致、更色香味俱全、更能享受全套的服务？比如网约车，当初它是靠着比出租车还便宜的价格来占领市场份额的。所以，更方便、更便宜才是创新的逻辑，因为在它的背后是人对于方便和便宜的底层需求。而网约车之所以后来敢这么涨价，则是因为它看上去比在路边等出租车更稳。

这个三月，我们在忙着设计第二条环线线路，我们希望抓住建党一百周年的时间点，为公交试试在城市交通之外的另一种功能，希望它是一条可以把不坐公交的人吸引到公交来的路径，希望可以在主线下埋伏一条辅路，就像当初的外卖之于团购，移动互联之于PC端。虽然这很难，但即使失败了也不会过于沮丧，毕竟我们知道当年成功打败了我们的猴子现在还呆在树上。而执着于创新和发展的也一定不是热爱冒险，他们想要的，稳稳的幸福，一定是身体和灵魂，在一起，在一起。

作为一个不善于社交，又看似有很多朋友的人，我很感激上天依然赏赐我交友的缘分，以及每一个不嫌弃我冷淡生活的人。2020年为疫情所困，许多朋友都很久没有见面，其实私下也没有什么联络。就仿佛，朋友圈已是一种私人生活的黑板报。愿意出黑板报的人，就当发布过了自己的近况。不愿意出黑板报的人，他们总有自己的道理。虚拟生活对心灵的复杂影响在于，几年之后，我们又发现自己对那些仅有一面之缘之缘喜欢展示生活的人非常了解，谁喜欢跳舞、谁擅长做饭、谁不会错过每一个假期出门旅行。一些距离更近的人的生活，反而所知甚少。时间久了，就连从何问起都不太知道。怕说得生疏，又怕说得不对。索性也就不去问了。和对老朋友的关系，至少有很长一段时间熟络得从不需要问“最近”，却有更长的时间让无数个“最近”变得不再值得一提，也不都是疫情的原因。我们的日常生活，像一轮又一轮擦掉的黑板报。擦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干净。这也是一种成长的加速。

春节的时候，有些朋友来找我玩，他们很少在机器上更新自己的生活，秉持着一种古旧的生活方式，就是见面说话，一年一次，因为疫情的关系，延长到了一年半。这样的“说话”，不是社交平台的“展示”，亦不如日常聊天般轻松，总感觉背负着一些期待，需要偿付一些友爱的职责。有一瞬间，当我

成为磨擦时日的消遣，成为青春漫游的调料，成为人生闯荡的副食。随之展开的情节，便屡屡让人见惯不惊，要么是玩世不恭的苟合，要么是你情我愿的突袭，要么是约定俗成的绝情。

很明显，《白日梦》里的悲情男女，个个乃底层角色。他们在几乎类同的境遇里，交错地伴随着生之凡俗与了无生趣，从中间既可窥见个体的挣扎，亦能体察社会的斑驳。节奏是乱的，旋律是灰的，但是，能读出锐利的现实主义，能感受讶异的浪漫主义。种种匪夷所思、荒诞

儿，可如果这些词背后根本的逻辑是人的需求，那么作为一个每天服务两百万人次和本身解决几万个工作岗位的行业，难道不应该是一道必答题么？认真地梳理一下，其实大部分的创新在开始之初未必比现有的东西好。比如外卖，它怎么可能比你坐在餐厅里用餐更精致、更色香味俱全、更能享受全套的服务？比如网约车，当初它是靠着比出租车还便宜的价格来占领市场份额的。所以，更方便、更便宜才是创新的逻辑，因为在它的背后是人对于方便和便宜的底层需求。而网约车之所以后来敢这么涨价，则是因为它看上去比在路边等出租车更稳。

这个三月，我们在忙着设计第二条环线线路，我们希望抓住建党一百周年的时间点，为公交试试在城市交通之外的另一种功能，希望它是一条可以把不坐公交的人吸引到公交来的路径，希望可以在主线下埋伏一条辅路，就像当初的外卖之于团购，移动互联之于PC端。虽然这很难，但即使失败了也不会过于沮丧，毕竟我们知道当年成功打败了我们的猴子现在还呆在树上。而执着于创新和发展的也一定不是热爱冒险，他们想要的，稳稳的幸福，一定是身体和灵魂，在一起，在一起。

黑板报

张怡微

看到朋友们越来越像小时候见过的叔叔阿姨，谈的话题也很类似，居然感到有些伤感。伤感之处在于，我们再也不写卡片，也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心事”可以煲电话粥来耳鬓厮磨，一年一次的“说话”，就连矛盾都不会有。而且我们成为了到春节会走动的“朋友”，可见人的社会关系是家族生活的投射。小的时候不在意，长大以后会不知不觉成为了自己见过的那些人。

突然想起黑板报，是因为在中学里，我一直担任宣传委员，这个工作，我负责过很长一段时间。在学生时代，我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次完整的军训，总是在训练第二天，就被叫去当了通讯员，而后就开始出黑板报，写油印出来的通讯。寒假整理书架，我还看到了小时候买来的板报字体系书，如何画黑板报四个角的花边，如何写大字和美术字。有时候书出新版了，我也会省钱买一买，无处报销，只是因为觉得，这件事可能会和我有关，是有一天会需要我负责的一个工作内容。尽管，并不一定真的如此。我也没有多擅长做这件事。我根本不会画画，也不懂色彩搭配，我只会把文字切成一块一块，然后用花边隔开，就像报纸副刊一样。

2019年秋天，我办过一场

无稽，无不传递出切肤的痛感。这位津津乐道的说梦者，不停变换叙述主体，只惦着让听众入戏，而甘心隐匿自家身影。虽然徒劳，却别有意义，证明张书林单薄的身子里，蕴藏着丰沛的爆发力。她已手握名片数枚，堪属功名名遂：品牌服饰，是一张，亮明她妖娆的生计；《寻绣记》，是一张，体现她惊艳的品级；《白日梦》，是一张，延展她飞翔的疆域。

所以，谁读完了《白日梦》，就等于接到一张新名片。

《西游记》的电影讲座。讲座开始前十分钟，有个女孩子匆匆忙忙跑来教室，在黑板上写讲座题目。我跟她说，“你好像写歪了。”她愣了一下，居然对我说，“老师，那你写吧。你写得肯定好一点。”我接过粉笔，她就迅速跑走了。那是十多年后，我第一次在黑板上写那么大的美术字。

巧合的是，后来我们创意写作专业办过一个学生作品的匿名评审会。会务都是研究生做的，我到研究室的时候，看到有个女孩子正在画黑板报，是我们当天的主题。她的背影跟我中学时很像，衬衫外面穿着很厚的羊毛衫。因为活动标题太长，站在椅子上的时候，需要让开一条侧身才能够得着。我问她，“你是自己来写的吗？”她说：“是的，你也写过。”现在真是很少有学生会写好看的美术字，更不用说觉得自己应该去写。我突然想起来，她的作业都是手写的，她也会给读书报告排版，像一种肌肉记忆。现在用钢笔写字的人不多了，会用粉笔的人也不是很多。越来越少有人知道，钢笔比水笔更有一种“驯化”感，写顺的钢笔是隶属个人风格的，它了解手的用力方式，换一只手就不顺了。粉笔的使用，也有很多技巧。中学的时候，我会把喜欢的粉笔藏起来，等下次出板报的时候用，因为也不是每一种粉笔都顺手的。

看到自己的同辈有了一些长辈的问候语，又见到自己的后辈身上有过曾经自己的影子，是春天里怅惘的回忆。

2019年秋天，我办过一场

无稽，无不传递出切肤的痛感。这位津津乐道的说梦者，不停变换叙述主体，只惦着让听众入戏，而甘心隐匿自家身影。虽然徒劳，却别有意义，证明张书林单薄的身子里，蕴藏着丰沛的爆发力。她已手握名片数枚，堪属功名名遂：品牌服饰，是一张，亮明她妖娆的生计；《寻绣记》，是一张，体现她惊艳的品级；《白日梦》，是一张，延展她飞翔的疆域。

所以，谁读完了《白日梦》，就等于接到一张新名片。

七夕会

家里的玻璃杯、玻璃门也曾因为她的不开心而敲碎、踢碎。我从焦虑升级成痛苦，看了很多资料，求助了心理咨询师，我和她爸爸一直在互相讨论，寻找原因，我们不断反思自己，不是说一个问题孩子的背后一定有一个问题家庭吗？

我们渐渐找到了头绪：女儿从小学围棋时是佼佼者，曾经是区冠军的她拿了很多奖杯；学小提琴时，也经常上台表演，多次获奖；听惯了表扬的女儿潜意识里觉得自己是个优秀的孩子。进了初中以后，她发现天外有天，自己感到失落，而父母只知道要求她，不懂她的辛苦。

我们开始改变。我每天给她制作可口的早餐，在临睡前给做作业的她端上一碗夜宵，不再催她，不再唠叨。我们尊重她的决定，她向我们吐槽的时候，我们不再否定她或去说教，而是肯定她，站在她的角度体会她的辛苦。我们不再全力关注她的成绩，只要她努力即可。手机也让她自行安排，她有自己社交也是正常，渐渐我们发现她有时是用手机在和同学聊作业。我和她爸爸开始关心自己，我们饭后散步，回房间看自己的电视，我们在餐桌上聊大人的事情……

就这样，女儿的情绪稳定了很多，我的焦虑也少了很多。当然，女儿有时还是会大发脾气，我就在心里不断想她的优点：她很善良，会帮助小区老人雨天撑伞，她有好吃总会和爸爸妈妈分享……优点想得越多，我的气也就消得越快。

这一年大概就是所谓的“青春期撞上了更年期”，幸好我们全家都没有放弃，随着日历的翻页而渐渐变好，这一年将是我们的新的起点，我们在经历共同成长！

当青春期撞上更年期

这一年，过得太不容易了：我因为身体原因暂时停止了工作，在家休养，而女儿上了初中，我们全家卖了房子，在学校附近租了房。以前非常乖巧的女儿进入青春期，我们的亲子关系变得非常糟糕。

我和老公结婚5年才有了这个姗姗来迟的宝贝女儿，她非常可爱，我们宠爱着她，陪着她慢慢长大，我们带她学习小提琴，学围棋，学跳舞，学溜冰，学跆拳道，她学得很快乐，我们只想让她玩着长大。她小学毕业后通过自己的努力，进了一家比较好的民办初中。没想到，初中一开学，因为学校作业多，她每天都做到很晚。很多次，我看着墙上的钟，心里极度焦虑，嘴上忍不住就要催她，越催越急，女儿就会回我：“你太烦了，你去睡觉吧！”

小学时女儿自己上下学，为了安全，我们就给了她手机。初中学业紧张，她居然用手机的时间越来越长，每天放学回家并不是马上做作业，而是先刷手机，要足足刷上1个小时。我心里那个急呀！忍不住又是催催催。不知不觉，女儿的个头已经比我高了，而她的脾气也是越来越大。

女儿即将要中考了，我们开了家庭会议，制定手机使用规则，限制她使用时间，她也同意，并在书面规则上签字。可是，真正实行起来，她居然说了一句：“我不能离开手机，手机能让我减压，手机比我的命更重要。”啊？我惊呆了，不敢再提手机这两个字。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晚餐桌上再也没了女儿叽叽喳喳的说笑声，我和她爸爸变得小心翼翼，就怕不小心说错一句话，惹得女儿一顿脾气大发。我们仨仿佛变成了“仇人”，一言不合，家里就鸡飞狗跳。

养育

养育